



扫码看视频

为期4天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3月28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城格雷普韦恩闭幕。这一场美国共和党保守派阵营的年度聚会，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是：总统特朗普的罕见缺席，以及副总统万斯在非正式投票中被选为角逐下届总统的头号人选。

2025年10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美国副总统万斯(左)请记者提问。
新华社 图



53%的支持率！ 万斯锁定特朗普接班人？ 2028年白宫角逐“试水”，共和党保守派“挑中”万斯？

大选投票“早期风向标”

3月28日的非正式投票是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传统议程，其结果虽不一定指向共和党的最终选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和党内部目前占上风的保守派内部主流意向，被视为下届大选共和党选民投票倾向的“早期风向标”，因此备受关注。

投票选项列出了多个保守派阵营热门人选。万斯在1600多名与会者中获得大约53%的支持，大幅超出第二名、国务卿鲁比奥35%的得票率。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美国总统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并列第三名，但两人得票率仅为2%。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与兰德·保罗、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茜·加巴德、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分别得票1%。

《国会山》日报指出，万斯在投票中遥遥领先，说明他被共和党保守派视为最合适接替特朗普角逐白宫宝座、继续推进“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议程的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试探性投票中，万斯同样显现碾压性优势，在1022名与会者中获得61%支持。鲁比奥那次仅得3%支持。从这前后对比来看，鲁比奥在特朗普核心支持者中的人气显著上升。

来自得州沃思堡的58岁会计、福音派基督徒保罗·恩普森对路透社记者说，他投了万斯，因为他认为其主张与MAGA运动宗旨一致，而且万斯在公开场合频繁提到其信仰，这一点很吸引他。

另一名来自得州的与会者、61岁的詹姆斯·沙雷则说，万斯和鲁比奥两人他“都喜欢”，但更倾向于鲁比奥。“过去几年来，他(鲁比奥)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百分百的保守主义。”

投票结果在意料之中

今年的投票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万斯和鲁比奥一向被视为最有希望代表共和党角逐2028年总统选举的人选。万斯在2024年被特朗普选为竞选搭档后，就被广泛视为接替特朗普的第一候选人。但随着美国接连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展开军事行

动，鲁比奥的相关表现获得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扬，让外界对于特朗普心中属意人选有了更多猜测。

美联社报道注意到，今年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与去年的气氛明显不同。去年会上，保守派阵营因特朗普重返白宫而集体亢奋，马斯克还挥动一把电锯象征他即将领导新设的“政府效率部”大幅精简联邦机构。今年会上，马斯克没有现身，因为他已因对联邦机构大砍预算、大举裁员引得怨声四起，也因为特朗普推行的经济政策与其自身商业利益严重冲突等因素，一度与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公开“反目”，并最终退出政府。

眼下，伊朗战事延宕引发能源市场震荡，美国国内民众对油价上升等生活成本压力不满，MAGA阵营内部也对爱泼斯坦案处理、美国再次发起对外战争颇有异议，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舆论压力，共和党对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景的忧虑也在上升。本次会议上因此出现不少呼吁内部“团结”的声音。

也有一些人表达了对战事升级可能拖累美国的担忧。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前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说：“对伊朗进行地面入侵行动会让我们国家变穷、变得不安全。它意味着更高的汽油价格、更高的食品价格，而且我不敢说，到最后，我们杀掉的恐怖分子会不会多过我们催生出的恐怖分子。”

■据新华社

链接

万斯最新表态： 美国很快撤离伊朗，油价会回落

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就伊朗问题表示，美国无意滞留在伊朗，等处理完眼前的事务后，很快会撤离。

他补充道，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军事目标。目前还未结束军事行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想确保，伊朗彻底丧失威胁美国的能力。

至于当前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则表示，这是对美以伊冲突极其短暂的市场反应，美国撤离伊朗后，油价会回落的。 ■据@CCTV国际时讯

观察

伊朗战事持续一月 特朗普政府陷入四重困境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伊朗战事连续释放止战信号、声称美伊“正在谈判”，但伊朗方面多次否认这一说法。

误判伊朗局势，导致特朗普政府面临四重结构性困境。

其一，外交孤立。北约盟友拒绝特朗普派海军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呼吁。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参与油轮护航的军事行动，伊朗战事并非北约事务。白宫即便想尽快收场，也难以利用北约其他盟友为自己解套。

其二，弹药消耗。公开的权威研究数据显示，战事爆发后36小时内，美军防空系统已用掉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则用掉280枚，更不用说发射的大量导弹等，而补充这些弹药或需数年。

再考虑到美伊双方消耗的武器弹药就经济成本而言完全不对称，美方战争成本显著高于伊方，消耗战明显不利美方。

其三，政治裂痕。多项民调显示，美国大部分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作为特朗普选民基本盘开始出现裂痕。一些MAGA“网红”公开质疑伊朗战事违背该阵营的“反对外干预”主张，从理念上动摇了整个阵营的基础。随着战事持续、油价居高不下，越来越多共和党选民感受到生活成本高涨之痛，MAGA阵营的现实基础进一步动摇。

其四，美以分歧。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非常驻学者埃里克·洛布分析称，美以分歧现在不只是“怎么打”，还在于“打成什么样才算赢”。这一分歧正成为影响此战终局的关键掣肘变量。

洛布将美以伊冲突与今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行动作比，认为特朗普起初追求“委内瑞拉模式”，希望在伊朗取得有限成果，包括削弱伊朗、控制核风险、美方宣布“胜利”、尽快稳定油价，然后干净抽身。

洛布认为，以色列发起军事行动自始至终都瞄准政权更迭，因而选择最大化打击伊朗目标，包括军事能力、民用设施和政治人物。内塔尼亚胡坚持打击伊朗，也有逃避国内贪腐审判的个人动机。这意味着，只要以色列认定战争持续可削弱伊朗，白宫就很难干净抽身，美国并不完全自主掌握退出战事的时机与方式。

■据新华社